

請掀開第十頁第二行：

「又思血氣之屬，皆含靈知。既有靈知，皆我一體。縱不能躬修至德，使之尊我親我，豈可日戕物命，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。一思及此，將有對食傷心，不能下咽者矣」。這一段文在義理上是有相當的深度，唯有大乘菩薩才能夠通達這個道理。小乘聖者，我們在經典裡面還看到吃三淨肉。這個地方講的是殺生吃肉，這是在佛法戒條所不容許的。大乘佛法在印度，雖然是發源於印度，印度並沒有能夠宏揚光大，反而到了中國來才發揚光大。素食雖然是我們中國人提倡的，但是它的根源也是在大乘經，這個前面跟諸位提到過，梁武帝讀《楞伽經》，見到菩薩慈悲不忍食一切眾生肉，他是深受感動，於是乎自己就發心吃長素。長素要記住，素與齋是兩回事情，我們現在一般人對這個不甚了解，認為吃素叫吃齋。吃齋跟吃素是兩樁事情。吃齋，齋裡頭也有葷，肉食都可以吃。齋是什麼意思？齋是日中一食叫做齋。所以與素食不相干，素食晚上一樣還吃，那晚上要吃，齋就破了。所以齋在佛門裡講是過中不食，這個叫做齋。素食是另外一樁事情，跟這個齋是兩回事情，我們要搞清楚。不學佛的他搞不清楚那情有可原，我們學佛的這些基本常識總得搞清楚。

這個齋的意思，最要緊的是求心清淨，唯有清淨才能感應道交。所以我們中國這個齋是自古以來就有，諸位去看《禮記》，你就看這個《詩經》、《書經》，裡面都有記載，凡是祭祀的時候，這個主祭的人一定要齋戒三天，這三天就叫他做齋公，就跟我們佛門閉關的性質差不多，跟閉關的情形差不多。他那個齋跟佛門的齋又

不一樣，我們中國的這個齋公跟佛家的不一樣，佛法裡面剛才講了，日中一食這叫做齋，你們修八關齋戒的就曉得。中國的齋公，他有主祭的人，主祭的人所謂是祭神如神在，祭什麼人？當然是祭祖先，不是祖先，與自己不相干的，那個是不祭的。所以我們中國講祭鬼神，鬼神就是祖先。皇帝除了祭祖先之外，他還祭天地，祭天地只有皇帝才有資格，普通人沒有資格，像名山大川這都是皇帝是主祭人，別人是沒有這個權的，一般人，大夫以下，都是祭自己的祖先。

主祭的人齋戒三日，這個三日什麼事都不做，也是關在一個清淨的房子裡，三餐飲食到時候有人送來，供養他，他什麼都不要問。他這三天三夜幹什麼？想他的祖先，如果他的父母已經過去了，就想父母以前在世的那個情形，專想，想三天。所以到祭的時候才感應道交，祭神如神在，先要想三天。這個想跟我們佛法裡講的觀想意思很接近，就是這三天在精神上要能夠溝通，到祭祀的時候才有靈驗。你想想從前這個祭祀多麼慎重。不像現在，現在只有形式，連祭祀的時候腦子裡還打妄想，那有什麼用處。人家祭祀之前三天，一點妄念都沒有，至誠恭敬心來祭鬼神。

這一段的理論完全是大乘佛法的理論，所以教我們要多想一想，凡是有血氣，就是動物，他是有生命的，皆含靈知，這個靈知在佛法裡面就叫做佛性，所以說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靈知就是佛性。既有佛性，當然就可以作佛，這是毫無疑問的，有佛性，他怎麼不能作佛？所以在佛法裡面是物我平等。你看從前黃龍禪師，他接引學人的時候，就是來參學的這些人，接引他的時候，所謂是三關考驗，他先舉個手，我這個手像不像佛手？再伸出一條腳出來，我這個腳像不像驢腳？你們想他這是什麼意思？上與諸佛、下與畜生平等的，生佛平等，無二無別，這個意思。既然這一切有情眾生都

有佛性，跟我們自己原本是平等的，既有靈知，皆我一體，是平等的，怎麼忍心去吃牠？怎麼忍心去害牠？縱然不能修德，叫這些眾生親近我、尊敬我，這個事情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。

前天跟諸位提的印光大師，他就做到了，這些蚊蟲、螞蟻、蒼蠅、蟑螂、跳蚤之類的見到印光大師都恭敬，印光大師住的那個房間，原來這些東西很多，他老人家一住就搬家了，你們去找，一個也找不到，別人住的時候都來了，他住在那個地方都走了，這是什麼？這是人家有德。這個事情不假，是真的，印光大師傳記裡頭記得很清楚。他到什麼時候才能夠感化這些小動物？七十歲的時候。所以在以前他的房子裡頭也有這些東西，他的這些弟子們見到之後，當然不能殺生，想方法把牠趕走，而老法師說不要趕牠走，他說留牠在此地。人家說為什麼？牠能夠警策我，我自己的道德還不夠，不能感動牠，所以讓牠留在這裡，自己有個警惕。到七十歲以後再去找，一個也找不到，無論老和尚在什麼地方住，在他房間裡找不到這些東西，老和尚做到了。他能夠做得到，我們想想為什麼做不到？我們這個心，對待這些眾生不平等，沒有慈悲憐憫，見到這些東西殺機就生起來了，總是想把牠殺掉、把牠趕走，所以不能夠感化牠。不能感化牠，怎麼能夠去殺害牠？殺了牠跟牠結了冤仇，這個冤仇是冤冤相報沒完沒了，這個事情麻煩大了。

所以這個世間為什麼有戰爭？佛門裡有兩句話，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聽屠門夜半聲」。以前屠戶半夜起來，就要殺豬宰羊了，清早可以去賣，現在是電動屠宰場。冤冤相報，每一次所報復的都是一次比一次慘烈，你打開中外歷史來看，你看看戰爭是不是一次比一次殘酷？冤冤相報。我們沒有殺害眾生，但是你吃眾生肉。本省我不太清楚，大陸上殺豬的，殺豬在殺的時候他念咒，將要殺牠的時候，提著豬耳朵告訴牠，「豬啊，豬啊，你莫怪，你是人間一

道菜，他不吃，我不宰，你向吃的去討債」。他把責任統統推掉，他沒有責任，向吃的人討債去，那誰吃牠的肉牠就跟誰討債，他把這個責任推得乾乾淨淨，大陸上殺豬的都有這麼個咒。他也曉得這個東西有因果報應，所以總是在這裡推卸責任。的確，我們大家都不吃了，他當然就不殺了。

實際上，從前大陸是如此，本省也是如此，哪裡天天吃肉，沒有這個事情，一般普通老百姓大概一個月肉食也不過就是二次、三次而已。我記得在大陸，我年紀小的時候，這個農村村莊裡面，所謂叫趕集，總是半個月一次，在趕集的時候才能夠買到肉，平常買不到肉。所以這個肉食不常吃到的。所以小孩子才盼望過年，為什麼？過年至少可以吃到半個月，天天有肉食，可以能吃半個月，一年才有那麼一次。現在人不要過年，為什麼？天天過年。以前我們說營養不夠，現在外國人在全世界調查一下，我們台灣人吃的肉食世界第一，以人口比例，台灣這個地區一年殺多少頭牛、殺多少羊、殺多少雞、殺多少鴨，一統計，世界之冠。所以你看看現在的小孩，一個個都是肥肥胖胖的，不是健康的相，吃的東西吃過度了，營養過了頭，這也造成了毛病。

素食也只有在佛門，佛門說實在的話，只是少數出家人是吃長素，在家學佛的，吃長素的有，不是多數，少數是吃長素的。素食在飲食裡頭的確是好，值得提倡，但是要看環境，不要叫人起反感。譬如你在家庭裡面，我跟諸位說過，你自己燒飯，你每天給自己燒一、二個素菜，這是無可厚非。如果不是你自己燒飯，假如你家裡是你母親燒飯，他們都不是吃素的，你一定要吃素，那她就厭煩了，她要特別替你燒兩個菜，這個問題麻煩大了，會引起家庭的糾紛，這是我們要顧慮到的。所以佛法跟世間法第一義是孝順，父母總是愛護兒女的，怕你吃素營養不夠，身體壞了，所以你要是受了

菩薩戒，吃長素的，你的父母在面前，叫你吃肉，你就多吃幾塊給他看，他心裡很歡喜，孝順父母，這不叫破齋，這個沒有罪；你要是違背父母的意思，叫父母厭煩，那是真有罪。佛法是通人情的，不是不通人情的，這一點諸位要記住。這是說肉食的確與眾生結冤仇。我們要是實在是忍不過的話，就學戒經裡面所講的吃三淨肉，不可以殺生；換句話說，不能買活的東西回家來殺，不可以，這是一定要記住的。

再看下面，「如前日好怒，必思曰，人有不及，情所宜矜；悖理相干，於我何與。本無可怒者。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，亦無尤人之學問。行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，感未至也。吾悉以自反。則謗毀之來，皆磨煉玉成之地。我將歡然受賜，何怒之有」。這個是息瞋恨心最好的方法。我們曉得，瞋恚對自己的道業傷害最大，你看經典裡面常講「火燒功德林」，所以凡夫積功修德不容易成就，原因在哪裡？就是你常常會發脾氣，你心裡一不高興，脾氣一發，功德就燒得乾乾淨淨。所以你要問，你積功累德有多少？你得想一想，什麼時候發過脾氣？早晨發過了，那以前都完了，從早晨算起算到現在，你有多少功德？帳是這個算法的。所以一個人要到臨命終時快咽氣了，發一下脾氣，一生都完了，這個事情可怕極了。所以佛在經典裡面為什麼教你修忍辱波羅蜜？布施是修德，忍辱能夠保持，能夠不失，你要不能忍辱的話，你所修積的全都丟掉了，這個事情麻煩大了。所以一些妖魔鬼怪看到你積的一些功德，他就嫉妒，他在旁邊就勸你趕快燒、趕快燒，你很聽話，一發脾氣就燒掉了。任何逆境都不要動肝火，要能夠忍受，這是我們鍛鍊的處所。

釋迦牟尼佛對於提婆達多讚歎備至，提婆達多專門找他麻煩的，冤家對頭，他對他很讚歎，非常感激，他說沒有提婆達多我成不了佛道。為什麼？沒有提婆達多，他忍辱波羅蜜沒辦法修。所以凡

是來找你麻煩的人，那就是提婆達多，那就是教你修忍辱波羅蜜的善知識，我們對他要感激，那就是我們修行的場所，沒有這個人，你忍辱到哪去修？等於老師一樣，他來考試你，你一發脾氣，考了個零分；你要能夠忍受，歡歡喜喜的，得個滿分，你看多自在！禁不起考驗的天天考，在這個境界裡頭去鍛鍊。

這個地方說的這個理好，人非聖賢，當然有不到之處，就是有所不及，顧慮沒周到，看得不圓滿，發一點脾氣，我們還能夠跟他認真嗎？還能夠跟他計較嗎？他要是不發脾氣，那他成佛作祖了。換句話說，他發脾氣他是理所應當，我們可不行，我們可不能跟他一樣。所以說是應當要原諒他，而且還得體諒他。我們自己只要守得正，他無理來找麻煩，我們有理，他無理，我們是不是要跟他去評評理？用不著，一評理就起了爭論，不如忍讓的好。你能夠忍讓，他自然會覺悟，那一天的確是我沒有道理，還要過幾天給你賠不是。這多好，不傷和氣，這是我們應當學的。所以要曉得悖理相干，與我們自己原本沒有關係，所以不必計較在一時，本無可怒者。這個裡頭有很深的理，我們要好好的去想，想通了之後，這個日常生活當中就要會修，就要用在日常生活當中。

又要想想，天下沒有自以為是的豪傑，你看那個小註裡頭說的，「大勇若怯，大智若愚」，這是實實在在的。也沒有尤人的學問，尤其是怨恨別人，怨天尤人。怨天尤人的人，縱有學問，也很淺薄。古人常說「學問深時意氣平」，不動肝火，這是有學問的人；小小的事情就動了肝火，動了憎恨，沒有學問。行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，感未至也，這是教我們自己要反省，人家是悖理來相干的時候，我們自己檢討，不要想別人的過失，要想自己，總是自己有缺點。不要看別人的缺點，要常常檢點自己的缺失，這才能修德，才能夠積善，你自然不會怪別人，反過頭來責怪自己，我們自己德行

沒修，我們不能夠感動對方。像剛才給諸位講的印光法師，他那個不是講人，他是講動物，那比感動一個人還要難，居然那些小動物都被他感動。印光法師我們沒有見到，我們聽老一輩的人，他們見到印光法師的人，他說見到老和尚，你只要見他面，你心就清淨了，既慈悲又有威嚴，凡是親近老和尚的都有成就，可見他感人之深。他為什麼有這個能力？幾十年的修德，是以道德感人。這是教我們自己要好好的反省，凡是有毀謗我們的，我們要把他看成正是磨鍊我們自己的好場所，才叫真正道場，求都求不到，你怎麼能發脾氣、怎麼能夠拒絕？所以這裡告訴我們，我將歡然受賜，何怒之有，這是我們修行的場所，這就是真正的道場。

「又聞謗而不怒」，無論是背後的毀謗、當面的毀謗，聽了怎麼樣？若無其事，心平氣和，這一種毀謗自然就消失了。這個底下講，「雖讒燄薰天，如舉火焚空，終將自息」。不需要辯別，愈是辯，只有增長毀謗。你不理會他，那個罵人的人你不要去理會他，你一理會他，兩人愈吵愈起勁，那是沒完沒了。一邊拼命在罵，一邊在洗耳恭聽，他罵了半天罵累了，自然就不罵了。為什麼？沒有效果，到後來還自己難為情，罵還是不罵？罵，罵了半天累死了，那一邊沒有反應，自己就慚愧了。打人也是如此，打，你讓他打，不要還手，這一還手就打起來了。不還手，讓他打，打了幾下他自然不打了。要是很多人在那裡看的話，他到後來會很難為情，我是打還是不打？打，那麼多人看到，我沒有理，人家不還手；不打，怎麼下得了台？台階下不來了，他就難為情了。那個打架，兩個對打才打得起來；吵架，兩個對吵才能吵得起來，一方面決定是不可能的。在這個地方你就能體會忍辱的功德有多大，息事寧人。

「聞謗而怒，雖巧心力辯」，你看看終究是像春蠶作繭，「自取纏綿」。你把這個道理要想通了，你才曉得忍辱是多麼好，確實

能夠化敵為友，本來是個冤家對頭，他來侮辱你，你能夠忍受，到最後變成真正的好朋友。古人也說，所謂不打不相識，到最後是真正的好朋友。「怒不惟無益，且有害也」。這是舉出了兩條，一個是殺生，一個是喜歡發脾氣，教給我們對治的方法，這個是在造罪業裡面，這是兩條重罪。「其餘種種過惡，皆當據理思之」，這個過惡說不盡，我們應當要知道舉一反三，聞一知十，以這兩條的道理可以依此推論，所有的過失，想一想它的理，再想一想我們應該如何來處置，消除過惡，這樣才能夠積功累德。「此理既明，過將自止」，所以這個改過自新，明理，過當然就止了。不明理，單從事上勉強的去控制、去忍耐，那就是常說的忍耐有個限度，不是辦法。理懂得了，把忍耐化開了，那就沒有限度，就化解了。

下面講最高級的，最高級的改過是從心而改，前面講是從理而改，這是從心而改。「何謂從心而改。過有千端」，過失太多太多，像《地藏經》裡面所講的，「閻浮提眾生，起心動念，無不是罪」，這個話講得並不過分，所以說是眾生剛強難化，一代比一代剛強，一代比一代難化。現代的學生比我們那個時候做學生就難教得多，我們那個時候做學生，對老師都敬重，老師講的話我們都不敢違背，現在還有學生要打老師的，哪有這種道理的？沒這個道理。以前李老師講經的時候說了一個公案，我記得不太清楚，這個事情是在前清，清朝的時候，有一個地方兒子不孝把父親殺了，這是大逆不道，朝廷怎麼處分？把那個省的巡撫，就是省主席撤職，知府也撤職，縣長撤職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你們做地方官你們怎麼教的，怎麼會教出這樣一個大逆不道的人出來，所以說連帶處分的巡撫、知撫、知縣。除這個還不算，從前城有城牆，皇帝下個命令，這個縣的城牆撤掉一個角，就是你全縣的恥辱，你這一縣怎麼會出了這樣一個人！現在殺父母、殺師長的，報紙上登那麼大字，也沒有



人管，理都不理。想到過去教育跟我們現在不一樣，以前教育非常重視防微杜漸，對於教學總是小心謹慎，如何能將這個小孩、年輕人培植為將來國家有用之材。

過雖然很多，但是你要是追究根源，不外「惟心所造」，這個「一切惟心造」是《華嚴經》的一句經文。「吾心不動，過安從生」，這個戒律裡面，諸位要曉得戒律有三種，除了這個戒律一條一條條文之外，還有一種叫定共戒，你只要得到定了，你的戒就圓滿。為什麼？從心而改。心定了，心清淨了，什麼罪過他都不造。所以我們念佛要念到事一心不亂，就得定共戒了，你的戒就圓滿了。更上一層的是道共戒，道共戒是證果了，比定共戒又要深一層，證了果的人怎麼會做錯事情？不可能，阿羅漢、佛、菩薩，他怎麼會做錯事？所以對他們來說，這叫道共戒。對我們修行人，已經得到禪定，念佛已經得到一心，這叫定共戒。這個都是此地講的從心而改，到你心不動，六根接觸六塵的時候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，你的三聚淨戒統統圓滿，這個戒才真正清淨。

從這一段文來看，改過如果從事相上來改，實在是不勝其煩，而且真是掛一漏萬，過失實在是太多太多了，有的時候我們連檢點都還有疏漏的地方。這個改過方法實在太好了，這叫從根本改，枝葉再多，根本只有一個。所以諸位修念佛的人，要是真正念佛人，他一切過失統統都改了。念佛的目的就是在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不但是禪定，跟諸位說不是普通的禪定，是首楞嚴大定，不是普通的定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。你們諸位看看《楞嚴經·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》，你就曉得了，這是大定。講到改過，那是根本之根本，這個方法多妙。所以學佛的人，特別是修念佛法門的人，應當要曉得，如果你念佛的目的不在一心不亂，這個問題就大了，不但是你往生西方有問題，你是善根福德因緣都失掉了，而且一生所造的罪惡沒

有辦法改。你看同樣是一個方法，一個是徹底的改過，一個不但不能改過，怕的是還增長罪過，這個事情麻煩就大了。所以念佛要懂理論，要懂方法，要曉得境界。

底下舉了幾個例子，「學者」，學就是學佛的人，學改過自新的人，如果他的病是在「好色」，或者是「好名」，或者是「好貨」，或者是「好怒」，「種種諸過，不必逐類尋求」，不需要在枝枝葉葉上去求改，這講最高明的一個方法。「但當一心為善」，把你整個念頭都回轉過來，一心一意修善行。什麼叫做善行？凡是有利於他人的就叫做善行，凡是有利於自己的都是惡行，佛法的善惡標準是這樣定的。有利於自己的是私心，增長貪瞋痴，把自己這一邊不要去顧忌它，根本不想，完全想著別人，想著一切眾生，為他人著想，自己善行才能圓滿。所以今天幾個人他替別人著想？凡是能替別人著想的人必定有福。我們從前面一篇讀過來，應當要覺悟、應當要明瞭。

「正念現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如太陽當空，魍魎潛消。此精一之真傳也」。所以今天有許許多多學佛的同修常常談到佛法不能興盛，外道猖獗，眼看著佛法恐怕就要斷滅了，這個怎麼得了！你們有許多人來問我，我當年剛剛學佛，也拿這個話問過章嘉大師。章嘉大師安慰我，他說你放心，釋迦牟尼佛的法運一萬二千年，現在才過三千年，早得很，你著什麼急？他安慰我。我不曉得這個道理，他說佛的法運還有九千年，這個裡面當然有興的時候、有衰的時候，就像波浪一樣，它有起伏的時候，現在我們遇到的正好是個低潮，將來必定還有高潮。他說你儘管放心，你不要去操這個心，叫我一心認真的修學，這個才是要緊的，佛法的興衰暫時可以放在一邊，我們才能專心。這個話說得也很有道理。這個邪不管它怎麼樣猖獗，說老實話，邪不敵正。

我也有很多教育界的朋友跟我談到這個問題，我的答覆很簡單，為什麼今天邪知邪見充斥在社會？而是正知見沒有人提倡，邪知見它才增長，外道他才能夠滋生。如果我們每一個佛教寺院道場天天都講正法、弘揚正法，那個外道你根本不去理會它，自然就潛消了，就沒有了。這就是說明邪不敵正。所以說不要去想用心思去對付外道，不必，只要提倡正法就行了。對於外道，我們不但不毀謗他，還得讚歎他。他迷惑顛倒，我們不能跟他一般知見。那我們問問，這些妖魔鬼怪他是不是眾生？當然是眾生，是眾生，有沒有佛性？也有佛性，有佛性他當不當作佛？他還是應當作佛。我們看他平等的，他自己迷惑顛倒，他跟我們劃界限，我們不能跟他劃界限。

我記得我初學佛那個時候，那個二、三年，章嘉大師在世的時候，基督教跟佛教有個很大的辯論。佛教界裡出了一個很有名的人，煮雲老法師，煮雲法師寫了兩本書，《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》，到以後印了很多，印了恐怕有幾十萬冊，那時候普遍在台灣各地方流通。基督教也提出反駁，以後煮雲法師還有一個小冊子再反駁他，風行了一時。我有一天也得到了一本，我看了也很歡喜，裝在口袋裡面，那一天去看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問我，你口袋裡裝了什麼書，拿給我看看。我就拿出來給他看看，我以為他看了會很讚歎，我們佛門也有一個人物出來，能夠對抗基督教。誰曉得老和尚一看到這個就嘆了一口氣，搖搖頭，非常不贊成。

我就問章嘉大師，我說人家毀謗我們、侮辱我們，甚至於想種種方法把佛教消滅掉，難道我們不應該去反駁他？大師很幽默，沒有答覆我，舉了一個小例子給我說。他說那個二、三歲的小朋友，拿那個小拳頭對大人身上打了幾下，這個大人還要跟他認真去打一架嗎？他這一說我也明白了，我想通了，確實如此。基督教來毀謗

你、侮辱你、怎麼對付你，就跟二、三歲的小孩一樣，你這個佛教是有智慧、有覺悟的大人，你看明天就跟你講《八大人覺經》，你是大人，怎麼可以說認真跟他去打一架？哪有這個道理！這個辯白划不來，把我們自己的身分貶低了，拉得跟他一樣平，才打架。所以章嘉大師的看法，他的看法跟別人不一樣，他說如果我們根本就不理會他，社會自有公道，輿論自然有批評，一個是一個氣不出，一個是一天到晚在罵人，那罵人的人還是好人嗎？不是好人，那個輿論造成的力量比我們反駁的力量不曉得要大多少倍，我們這樣一反駁，就是辯贏了，人家一般看，兩個一般高，一般知見，我們吃虧大了。所以像這樣深的理，我們普通一般人看不到，我接近許許多多人都沒有章嘉大師這個見解。所以我們想想他老人家的時候，那真是功夫深、有定力，看的問題的確比我們看得遠，想想他的很有道理。

底下講，「過由心造，亦由心改。如斬毒樹，直斷其根，奚必枝枝而伐，葉葉而摘」，這就告訴你不要在事相上尋枝摘葉，從心地裡面去改正。最高明的那就是修一心不亂，其次的則是修一心為善，一心無二心，念念都是善心，念念都是清淨心。不但你這一世的這些罪業都消了，所有過失都改過來了，你就是過去生中生生世世的業障全都消除了，這個是一點都不假的。無量劫所造的這些罪業，所有的這些過失，你一旦覺悟了，就能夠統統改除掉，這是我們要相信，精一之傳。

底下這就是來做一個比較，「大抵最上治心」，這是講改過的，治心這是最上，「當下清淨。纔動即覺，覺之即無」。這跟《圓覺經》裡面所講的一樣，「知幻即離，離幻即覺」，《圓覺經》裡面講成佛八個字。你要說佛法，那麼多經典，太囉嗦，太多了，實在講佛法太簡單，《圓覺》是八個字，《楞嚴經》是講一個字，「

歇即菩提」，只講一個字，再沒有比這個說得簡單明瞭。所以這個佛法，你喜歡麻煩，有囉哩囉嗦跟你講的，給你講不完；你喜歡簡單的，那是痛快淋漓，直截了當，看個人的愛好。所以經典有那麼多，不是叫你樣樣都去念的。正如同學校一樣，科系很多，不是叫你每一個科系都念遍，隨便挑一個科系，你念四年都拿到學位，不是所有的念遍了才拿到學位。佛法也是，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都能成佛，不是說八萬四千法門統統都學完了才成佛，不是的，一門畢業了就成佛了，它跟世法不一樣，世法你這門畢業了，那一門你還不懂。佛法妙在哪裡？你這一門畢業了，門門都通了，所謂是一經通一切經通。為什麼？理是一個，八萬四千法門，目的都是在證得一心不亂，都是在證得淨圓覺心，所以它是一個理。因此這一個理要是證得之後，一切法無不通達。這幾句話也可以說是大乘經的精華。

「苟未能然」，這是說假使我們還做不到，在最上的治心這一條我們還沒辦法的話，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。「須明理以遣之」，這就是求其次，求其次什麼？一切事你要想想它的理，通情達理，這個人心自然就平息了，妄念就會減少了，憤怒可以化除，所以你要想想理。「又未能然」，對初學的人講，初學的人對這個理也搞不通，那怎麼辦？那就事上加以禁止，這也是最困難的，這個真是尋枝摘葉，一條一條來對治。為什麼要對治？不對治會出麻煩，會造更重的罪業，招來更苦的果報，那又何必？這就是對初學的人講，為什麼教他嚴守戒律，他還不明理，所以教戒律要嚴，戒律它的精神就是防非止過。

「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為失策」，這就是已經得到清淨心，已經明理的人，他在事相上樣樣，譬如說戒律，他樣樣都還能夠受持，這是最好的，確實自行化他，心到清淨了，還做一個榜樣給初

學的人看，所以說是未為失策。「執下而昧上，則拙矣」，這句話也很重要。為什麼？有許多人就是死在戒律裡面，好固然是好；換句話說，他就執著在事上修學，不能把自己的境界再提升，這是愚昧之人，笨拙之人，他不曉得提升，我們一般講死在戒律之中。所以戒律是活的，戒律清淨，要求理論，要明理，更要求的是清淨心。所以這個戒有三個層次。你持戒，戒的目的在哪裡？是在定，你看，定就是清淨心，剛才給諸位講，定共戒。你要是執著在這個事修，在戒律上，定得不到，不能得定。為什麼？天天分別事相，執著在事相上，你想想看你的定從哪裡來？定是要離開分別執著才能得定。定還是手段，所以執著在定還是不行。執著在定怎麼？開不了智慧。二乘人的笨拙就是二乘人執著在定。你看佛在《楞嚴經》裡面講阿羅漢的境界，阿羅漢所證的九次第定，偏真涅槃是什麼境界？佛講得很清楚，叫內守幽閒，你看看內守，守就是執著，放不下，守住這個幽閒的境界。這個境界怎麼回事？猶為法塵影事，他在那裡執著分別一個滅法塵，這麼一回事情。這就是拙了，這就是執下昧上，他不能開智慧。我們講改過，最下的是在事上改，最上的是在心上改，是在求一心，求清淨心，我們要曉得這個大道理。

「顧發願改過，明須良朋提醒，幽須鬼神證明」，這是講的增上緣，正是所謂縱然你有善根福德，你沒有因緣，還是不能成就。所以要有好的老師、朋友提醒你，我們自己才覺悟到，我確實是有過失，我知道哪些地方是做得不對。這個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諸位要是多念一念的話，就能夠常常檢點檢點自己。我今天囑咐我們這裡幾個初出家的幾個人，我叫他們用一點時間把《沙彌律儀》二十四門威儀也把它編成功過格，每天用這個來檢點自己的功過。袁了凡接受雲谷大師的功過格，那是給在家修行人修學的，是依《感應篇》編出來的，也非常之好。出家的人就應該依沙彌十戒、

二十四門威儀來編功過格，天天檢點自己，這叫五年學戒。我們今天出家修行，修了一輩子沒有成績可言，就是沒有從根本修。這個修行方法至少要修五年，天天檢點自己的功過，就是專在事上修。為什麼限五年？五年以上叫你明理，再往上提升，不是叫你一輩子都這個修法，往上去的時候要提升到理上來改，最高的提升到心上來改。這個就是佛法是因戒生定，因定開慧，就是這個道理，這是佛法自古以來代代承傳的根本法。我們今天實在是沒有一個更好的方法來代替這個根本法。

現在有許多人在想新花樣，要創新佛學，新佛學方法要果然超過傳統的這個辦法，那好，傳統辦法譬如說三年、五年才能成就，你有個新辦法，三個月、五個月就成就，那我們大家都來學；你搞的新辦法，三十年、五十年都不成就，那還是老辦法好，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比較比較。我們這個道場，現在外頭有人給我們取了一個綽號，對我來稱呼，叫我什麼？傳統佛學，我想一想也不壞，我確實是傳統的，他們學的那個佛學那都不是傳統的了，那是另外生的，另外生的那就不曉得是真的還是假的。傳統有傳統的優點、有傳統的好處，所以我們是經過這麼多年的體驗，愈想愈思還是傳統好，什麼樣的新花樣都比不上傳統的來得可靠。我現在是極力提倡傳統的根本修學法，我們要從根本上修學，也要學了凡居士以功過格來檢點自己的善惡。這就是要有一個明白人提醒我們，我們在這裡真正覺悟到。冥冥之中還有鬼神來證明，這一點我們雖然看不到，但是你能夠感覺得到，只要你認真的這樣做。要是真正認真，有半年就會有感應，一年就有顯著的感應，不要問別人，自己就曉得，諸佛菩薩、鬼神通了消息，自己前途就漸漸的放光明了，不會是一片漆黑。

下面這就教給我們剋期修學。「一心懺悔，晝夜不懈」，改過

自新要拼命，絕不能夠因循苟且，一有放逸的心就失敗了，你的過就改不掉，所以這個事情要拼命。「經一七、二七，以至一月、二月、三月，必有效驗」，這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我也跟諸位提起過，我自己修學進度很緩慢，我最初得到效驗是六年，那就是行之不力。像了凡居士最初修三千善事，搞了十幾年才圓滿，第二次三千善事你看看三年就圓滿，愈來愈精進。為什麼？愈來愈有顯著的效果，所以就愈幹愈起勁了；如果幹了沒效果，後來當然他就退心了，就不幹了，這個是一定的道理。我進得太慢了，那就是理沒有這麼清楚，我老師教給我沒有講得這麼清楚，沒有講得這麼明白，所以我們做是做，進度很緩慢，也確實在做，但是談不上認真，談不上拼命在做，沒有。

所以如果說道理真正都明達了，明瞭通達了，下定決心拼命去做，這個效驗非常之快。一切了義大經教給我們修學的方法，必定是有期限；換句話說，這個要立下進度表。你看《圓覺經》裡面，它立的這個進度只有三期，最短的八十天，中等的一百天，長期的一百二十天。那個一百二十天修什麼？修淨圓覺心。淨土法門裡面講修一心不亂，《彌陀經》裡面講七天，若一日到若七日。所以打佛七是幹什麼的？打佛七就是求一心不亂，就是七天當中我們要修得一心不亂。這個是晝夜不懈，勇猛精進，真正打佛七這個七天是晝夜不能間斷的，還要睡覺那就鬆懈了，這個七天當然沒有效果，你晝夜精進，這就不一樣，他就會有感應。所以我教給諸位要認真的這樣修學，以這個功過格來認真檢點，你能有上半年就有效驗，就有感應。

底下這是舉幾種感應的相。「或覺心神恬曠」，這是好境界，心胸開拓了，心安理得，我們佛法裡常講法喜充滿，內心裡有一種喜悅，這是過去所沒有的，從內心裡面生的歡喜心，這是好境界。



「或覺智慧頓開」，一切事理，一看、一聽就明瞭、就通達，這是智慧開了的現象。智慧沒有開的時候，你學東西學得苦，用了多少時間、多少心力去研究，結果怎麼樣？還是似懂非懂，智慧沒開；智慧要開了之後，一接觸就通達、就明瞭。

研究唯識也是如此，今天早晨徐居士給你們講唯識，講到這個唯識的修學，他說有一個同修，在唯識上用了好幾年的工夫，真正在拼命用功夫，愈來愈困難。我說那是當然，原因在什麼地方？唯識的門沒有進去。所以他這種功夫只在文字上轉，在名相上轉，沒入得進去。唯識入門從哪裡入？從《百法明門》入。《百法明門》教學的目的是什麼？論文一打開，第一句話，「一切法無我」。你還是有我，那你怎麼能入得進去？入不進去。不但是法性宗講無我，法相宗還是講無我。所以百法的修學目的就是教你在百法裡面大徹大悟，覺悟到什麼？人無我、法無我，這樣才能入唯識之門，唐大圓的《唯識易簡》裡開宗明義就講得很清楚。你學來學去，我執還在，學來學去都是執著在名相上，執著名相什麼？增長所知障。人家是破所知障，你是增長所知障，你怎麼能開悟、你怎麼能入門？學佛不能不懂這個基本的道理！

所以往年徐居士剛剛在台大、師大講唯識的時候，有一天他來問我，有問題來問我。我就告訴他，你在學校裡講的是百法明門還是講的百法黑門？他就說，怎麼叫明門變成黑門？我說如果你要是把百法講了，叫聽的人腦子裡頭又裝了一百個名相，這就是黑門，不是明門。明門怎麼樣？這一百條講了，理明了，而把這個一百條條條都是不著相，這才是明門。你講一條，人家執著一條，這把人家的悟門不是堵死了？他這個門已經堵塞掉了，你還加一百條，再加堵一百條進去，他什麼時候才能開得了悟？善講的是教人不著相，講的人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，不著相；聽的人聽而無聽，無聽而

聽，也不著相，才能夠悟入。所以我們一般修學他不能開悟，病在哪裡？就是說東就執著東，說西就執著西，這個真是沒辦法。佛所說的一切法都不可以執著，要曉得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你執著它幹什麼？這些東西都是誘導你，誘導你覺悟，一切言說統是方便法，沒有一個字是真實的。真實的在哪裡？真實的在從方便裡面去體悟真實，悟到真實，方便就不要了，這個門才叫明門。走錯了，走錯了叫黑門。所以你會走的，你前途愈走愈光明；不會的，愈走愈黑暗，到後來自己信心完全喪失掉，那是你自己走錯了路，不怪佛法，是你自己不善學，善學前途是一片光明。這是講智慧頓開，此地學的要開智慧。

因此，學東西最好不要記筆記，為什麼？你記下來都是死的，增長你的無明，增長你的所知障。我當年在台中求學的時候，頭一次聽李老師的經，他講得很好，我也帶了筆記本去記筆記。老師下了講台之後就把我喊到房間裡去，喊到房間去幹什麼？就叫我不要記，沒有用處。我還聽不懂。他一看我這個態度，他就曉得我沒懂他的意思，他就再給我解釋，你的境界一年比一年高，你今年費這麼多力氣記下來，到明年一點用都沒有。我想這我聽得懂，這是有一點道理。他說那你何必要幹這個事情？我就真聽了他的話，所以我在台中十年，一個薄薄的筆記本才記了十分之一，十年一本筆記本記了十分之一，大概十幾頁而已，只寫了十幾頁，十年，就不記筆記，從此以後不記筆記，老師教的，我對老師信得過。老師教我聽經聽什麼？聽教理，不要聽言語，不要著重在經文上，著重在教理上，他說教理有什麼好處？一部經教理要是通達了，一切都通達了，這個省事。他說如其不能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聽教義，這個教義也是理論，但是不能通一切經，通一部分。譬如我們大小乘十個宗派，這個教義他能通一宗，教理是通整個的，世出世間一切法無

不通達，這是他老人家點醒了我。所以我從此以後聽經的時候，不重言語，也不重文字，我聽他講道理，只要道理明白了，這個經本拿來之後，我橫講豎講，深講淺講，無不自在，沒有拘束。這個就是此地講的良朋提醒，沒有人提醒，我們怎麼曉得？

我們同學當中，李老師也不是特別愛護我一個人，他也常常勸，可是有些人不聽，還是要記筆記，那你要記，他也不攔住你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有些同學那個筆記，聽下來，記得很完整，幾乎是一字不漏，一部經聽下來，筆記十幾本，第一卷、第二卷，好多，一大堆，記得很完整。到講經的時候，他就拿這個筆記照講，完全跟老師一樣，像錄音機錄下來的一樣。如果有那邊有一句沒有聽到的時候，漏了一句，他講的時候，這個地方我漏掉一句，我不曉得什麼意思，就是這個情形。所以這個就是學的態度跟方法不相同。我在台中學的是活的，活活潑潑，所以大家看到我，我在台中一天玩到晚，玩了十年，東西也真學到了，人家看到我，根本就是聽東西連一個筆記都沒有，我講東西也不帶筆記。

台中過去辦了一個研究班，研究班裡面教的人他們去上課的時候，都帶了很多參考資料，我去上課什麼都沒有。而我教的方法又很特別，連教材都不要。因為他們是研究班，大學畢業，有佛學的根底，參加這個班，李老師那時候要我擔任「般若」這個課程。第一個學期講《金剛經》，我的教學法，我上課，就先把我的理論方法介紹一下，然後就指點教材，從哪一段到哪一段，我指點幾部參考書，叫學生自己去看，經我絕對不講的，叫你自己去看。看了之後，下一個星期，我們是一個星期上一次課，一次是四小時，頭一個星期指點你功課，到下一個星期我這個課程的時候，學生上台講給我聽。我們這個課程一堂課五十分鐘，學生講四十分鐘，最後那個十分鐘我講評，我是這個教學法。學生對我這個課程很歡迎，但

是跟我講非常苦，他說我們聽你的課要足足花三天的時間，但是跟我講很有受用。